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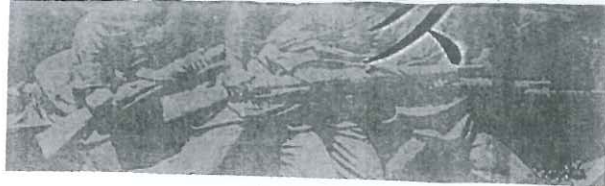
以這幾年過的好日子，境又更提心吊膽，明天了，十年的願景畫得再它當海市蜃樓看。

告訴選民，四年中你們可以在接下來的四年期的人民過得一年比一年你們認為四年太短，無的抱負，那麼，就把「十年」列為你們的首要

整頓公務車

反觀我們政府機關的公務車，常見媒體報導「公務車非公務使用」的新聞，可見公務車配置數量之多、管理之鬆散、使用之浮濫，已到該檢討的地步了。事實上，不只中選會，其他政府機關公務車的購置管理也是問題多多，尤其「公車私用」的情事更是屢見不鮮。

我們的官員民代一向熱中出國考察，何不考察首爾市府，看人家「四輛公務車」如何運作？



挑戰親美、友日、和中的現狀，但世上本無永久之「現狀」，則民國的工具性價值，亦只是曇花一現。何況民國與人民共和國，在現代主權世界中不可能並存，圖窮匕現是早晚之事。

不能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能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北京對民國的態度若只有短期工具主義的考慮，不僅將強化台灣「利用」中國的貌合神離心態，而且也將錯失藉助與借鑑台灣，改革與復興自我的歷史機遇。

首先，北京今日的地位與核心利益，不可能用「新民主主義」等陳舊的社會主義話語，和中華民族的持續存在切割。過去用「國民黨」來「去民國化」，造成一九二一到一九四九年這三十餘年，中國形同無國際人格、無合法政府的認知，這與文革企圖革除「封建傳統」一樣，法理與文化後果至為不堪。何況民國還台，活躍的在野黨早已使它超越了「黨國」。面對民國體制與傳統文化的工具心態，恐將證明北京一時的輻光養晦，本質上還是強調矛盾與鬥爭。

正視校園怪獸：合作社

劉正鳴

近日《中國時報》報導部分高中職合作社代辦學生制服賺取高額價差，這是多數大型老學校裡存在的老問題，若以為要求學校針對價差比率退費就可解決，恐怕是忽略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學校因教育而存在，所有人員和組織都應以教育為目的。但學校裡竟然存在著營利組織——員生消費合作社，由選舉的民粹掌控，且無權責相符的監督，部分學校甚至近乎失控，成為校園裡的怪獸。這種現象應予正視。

學校設置合作社的目的與實際運作為何？誰來管理？管理團隊如何產生？有權責相符的監督嗎？制服定價由誰決定？盈餘如何分配？各層級權責歸屬？這一連串的問題都缺乏權責相符的制度規範，且實況運作與教育目的有違。如果請主管機關認真清查，近五年各

校合作社曾有發生爭議或司法案件的數量，就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稱其為校園裡的怪獸或亂源，實不為過。

合作社營運獨立，其團隊經選舉產生，且屬於有營利的灰色地帶，在校長的辦學上，不會是首要考量，實難有多餘心力放在合作社。對於潔身自愛重視操守的校長，平日對合作社營利事務敬而遠之，也無從干預，更不可能有校長個人「小金庫」的爭議，在媒體曝光後也只能幫忙善後謀求補救。

有人說學校事務當然由校長負責，這說法與合作社運作現況差距甚大。有擔當的校長當然會扛起一切責任，但也只會增加一位陣亡的校長罷了。從學校運作的權責來說，合作社理監事由教職員選舉產生，幾乎都由教師會運作或熱衷營利的教師把持。這些人都是同儕團體的「有力影響人士」，現行校長遴選需經教師投票、校務運作需要教師支持，

強化理財教育

先前「投資型保單」在坊間流行之初，筆者有許多親友，認為可以以得到保險的「保障」，也能取得「投資收益」而一窩蜂的購買，但是，看到有限的投資標的在幾波的金融風暴下被摧殘殆盡，而且保障的額度有限，想要解約則陷入一毛都拿不回來，只能狼狽不堪的硬著頭皮繼續投入保費。

筆者以為，若金管會不能向下紮根強化理財教育，民眾還是會追逐逐日新月的金融商品，而讓金管會疲於奔命，與其如此，主管單位何不好好教育民眾理財呢？



咱的教育

周成來／金門金成（退休教師）

學生、用之於學生」，然而，這個學校卻

時論廣場徵稿

能苛求校長做出嚴重自傷且成效有限的改革嗎？

合作社理監事大都是老師，看到他們在討論販賣價格、討論盈餘、在櫃檯幫忙收錢找錢、在爭取節日發放禮金或禮券、在爭取福利以便爭取連任：我們很難讓學生體會「愛與榜樣」的教育。在學生的需要上，看到教育的責任，學生來校，當然要照顧學生需求。筆者並不贊成因噎廢食停辦合作社，但應正視其亂象所產生的教育質變，設計權責相符的規範。

讓教育與營利皆能尋得尊嚴、回歸專業，也許我們該試辦其他方案。若對照合作社與街頭便利商店的品質和效率，再問問學生與家長的看法，就知道教育人員該做教育專業的事，營利與服務試著由專業人員代勞吧。（作者曾任台北市立中正高中校長，目前從事多項志工）

件、見
郵日註
註訊及
訊酬。子
電報

com.tw